

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

——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考察

李宇明

摘要 语言与认知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是本世纪70年代新兴起的功能语法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时间的空间隐喻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隐喻的研究,发现空间图式是一种能产性极强的认知图式,人们习惯于把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借以把握各种各样的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这表明,空间是把握社会、认识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表达各种认知成果的基础,空间范畴和空间关系在人类的文化心理中具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

关键词 空间;空间隐喻;空间图式;语言;认知;文化

世界具有可知性,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地对世界进行认知的历史。对世界的认知,包括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往往要通过一定的图式(Schemas)来进行,并用与这些图式相关的语言形式来表述认知的成果。比如重量,是对物质性的事物的一种衡量,是从“物体受到的重力的大小”方面来把握事物的。但是,人们也借用重量来把握非物质性的事物,如“情意重”之“重”表示程度深,“身负重任”之“重”表示重要,“重男轻女”之“重”表示重视,“老成持重”之“重”表示不轻率。物质性事物的重量就是一种图式,人们通过这种图式来把握非物质性的事物,并进而用“重”来表达这种认知成果。

各种各样的图式,代表着人们对世界进行认知的模式,属于心理文化的深层次。它最具稳定性,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个性,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认知世界的图式,对社会成员来说,常常是不自觉的,是在生活阅历中,特别是在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正因如此,随着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对这些图式产生浓厚的兴趣。

空间,包括空间范畴和空间关系,是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的无数范畴和关系中的一种,但是在对世界的认知中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空间图式是一种能产性极强的认知图式,人们习惯于把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借以把握各种各样的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想象能力和逻辑推演能力,是人类智慧的双胞胎,但投射主要靠的是人类的想象力。源自想象的投射过程,即是认知语言学所谓的“隐喻”(Metaphor)。

本文讨论时间和社会两个领域中的空间隐喻,并探讨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时间的空间隐喻

在已知的世界语言中,时间的表达大都是借助空间的语言表达形式,例如英语的空间介词 at、on、in,也是最常用的时间介词。语言的这种普遍现象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认知普遍现象:时间是空间的隐喻。

汉语的时间也多采用空间隐喻。“上、下、前、后、里、中、内、外、远、近、长、短、来、去”等词语的使用,就是这一隐喻的比较典型的表现。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讨论汉语如何用空间来隐喻时间的。

（一）时间具有“高差”

“上、下”是汉语常用的空间表达词语。若把甲物作参照物，把乙物作描述物，作为方位词语的“上”，表示乙物在甲物的上面，“下”表示乙物在甲物的下面，甲乙两物之间存在着高差。例如：

- (1) 飞机在山顶上盘旋。
 (2) 我接住这几大串榆钱儿，盘膝坐在树下吃起来。

“飞机”在“山顶”的上方，二者之间有高差；“我”在“树”的下面，二者之间有高差。在某些表达中，也许甲乙两物之间并不存在物理上的高差。例如：

- (3) 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

“美丽的圆体字”与“字帖”之间也许不存在物理上的高差，二者之间的高差是观念上的。

汉语也常用“上、下”来表达时间。就某一时间参照点而言，前面的时间为“上”，后面的时间为“下”。例如：

- (4) 上星期~下星期 上个月~下个月 上一季度~下一季度 上世纪~下世纪
 上次~下次 上回~下回
 (5) 上午~下午 上旬~下旬 上半月~下半月 上半年~下半年

例(4)的时间参照点是“现在”，“上×”表示过去的时间，“下×”表示未来的时间。例(5)是把某一时段划分为两个或三个更小的时段，时序在前的为“上”，在后的为“下”。当把某一时段划分为两个更小的时段时，“上×”与“下×”或互为时间参照点，或以“上×”与“下×”的分界处为参照点；当把某一时段划分为三个更小的时段时，还可以有“中”，如“中午”、“中旬”等，“中×”是“上×”和“下×”的时间参照点。由于例(5)不是以“现在”来设置时间参照点的，所以，在某种语境中，“上×”和“下×”都可以用来表示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例如：

- (6) 昨天上午我们到达北京，下午就去了颐和园。明天上午我们打算游览八达岭长城
 下午再回到北京市内。

例(4)和例(5)的差别是时间参照点造成的，前者的时间参照点一定是“现在”，后者的时间参照点不是“现在”。它们的相同之处，是时序在前的为“上”，时序在后的为“下”。“上×”与“下×”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上、下”的时间表达说明，汉语是把具有高低之别的空间投射到时间上，前面的过去的时间在“高处”，后面的未来的时间在“低处”。时间是有“高差”的，用空间的高差来隐喻“上×”与“下×”之间的时间差。时间像是一条河，从高处流向低处。

（二）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

使用方位词“前、后”时，参照物是具有正面和反面的。参照物正面所对的方向为“前”，反面所对的方向为“后”。如果参照物是人，人所面对的方向为“前”，背对的方向为“后”。“前、后”在作时间隐喻使用时，有两种主要用法。

第一种用法，“前”表示时序在先的时间，“后”表示时序在后面的时间。这种用法与“上、下”的用法非常相近。例如：

- (7) 前天~后天 前年~后年 从前
 (8) 前汉~后汉^① 前期~后期 前三天~后三天
 (9) 三年前 两天后 三点钟之前 起床之后

例(7)的时间参照点是“现在”，“前×”表示过去的时间，“后×”表示未来的时间。我们站在“现在”面朝过去，背对未来。

^① 朝代名。

例(8)也是把某一时段划分为两个或三个更小的时段, 时序在先的为“前”, 接下来的为“后”。当把某一时段划分为两个更小的时段时, “前×”与“后×”或互为时间参照点, 或以“前×”与“后×”的分界处为参照点; 当把某一时段划分为三个更小的时段时, 还可以用“中”, 如“中期”等, “中×”是“前×”和“后×”的时间参照点。

例(9)的格式是“×前/后”, “×”是某一时点、时段或事件, “×前/后”通过“×”来确定一个新的时点或时段。例(9)与例(8)不同, 用“×前”并不一定要用“×后”, 用“×后”也不一定隐含着“×前”。但是, “前”仍然是表示时序在先, “后”仍然表示时序在后面。

与“上、下”的使用相同, 例(8)和例(9)的时间参照点由于不是“现在”, 因此, 在某些语境中, “前、后”也都可表示过去的时间或未来的时间。例如在“前汉”和“后汉”这两个朝代名中, “前×、后×”都是表示过去, 因为在今天来说, “前汉”和“后汉”都已成为过去。再如:

(10) 现在是上午十点, 请你在下午三点钟之前到办公室来。

(11) 明天, 我十点钟之后才能回来。

这两例中, “前、后”都表示的是未来的时间。

例(7)至例(9)尽管有差别, 但是站在区分“前、后”的时间点上, 人都是面向过去的, 时间是从“背后”不断地走到“面前”。但是例(12)却不同:

(12) 前程 前途 前进

这种“前”一般没有对称的“后”, “前”指的是未来时间。这种“前”是以行进作隐喻, 时间是从过去延伸到未来的大道, 人在这条“时间大道”上行进, 向前走, 就是走向未来。

“向前看、向后看”中“前”“后”的意义也是建立在此种隐喻基础上的。例(7)和例(12)的对立更为明显。“前”的两种对立的时间意义, 是由两种不同的隐喻造成的, 从而造成了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困惑。

(三) 时段是容器

“容器”在这里是个广义的空间概念, 包括中空的事物(如器皿等)和有界的范围。容器虽然有客观基础, 但主要还是一种主观上的空间认知概念。例如“校园”和“桌面”应是近似图形, 但汉语把“校园”看作是一个容器, 说“校园里”而不说“校园上”, 而不把“桌面”看作是容器, 说“桌面上”而不说“桌面里”。再如, 人爬上枝叶茂密的大树, 仍说“在树上”而不说“在树里”, 可见是不把“树”看作中空的容器的。“灌木丛”虽然与枝叶茂密的树冠相似, 但说“灌木丛里”而不说“灌木丛上”, 可见“灌木丛”在汉语中是被看作容器的。

“里、中、内、外”和“进、入”等具有空间意义的词语的使用, 与容器密切相关。“里、中、内”表示在容器之中, “外”表示在容器之外, “进、入”表示物体从容器外进入容器内。这些词语也常常用来表达时间。例如:

(13) 夜里 春天里 一生中 年内 三日之内 八小时之外

(14) 进入21世纪 入冬以来

与“里、中、内、外”和“进、入”相关的时间词语, 表示的都是时段。时段都是有界的, 最像是一个有界的空间范围或是一个中空的器皿。用这些空间词语来表达时段, 体现着“时段是容器”的隐喻。

(四) 时间距离是空间距离

“远”、“近”、“长”、“短”都是表示空间距离的词语。离某参照点距离长的为“远”, 离某参照点距离短的为“近”; 两点之间距离大的为“长”, 两点之间距离小的为“短”。“远、近、长、短”也常用来表示时间。例如:

(15) 远古 远虑 远谋 远景规划 久远 长远

(16) 近古 近代 近况 近来 近年 近日 新近

(17) 长工 长久 长眠 长期 长生 长寿 长明灯 长年累月 长治久安

(18) 短促 短工 短命 短期 短暂 昼短夜长

这些词语表明，时间距离是空间距离的隐喻。“远、长”表示时间距离长，“近、短”表示时间距离短。

(五) 时间向我们走来

“去、来”是带有方向的运动，一般来说，“去”是从所在地到别的地方，“来”是从别的地方到说话人所在的地方。^①例如：

(19) 山势更加陡峭，道路更加崎岖狭窄，要是一步走不稳滑下去，那就再没办法爬上来。

此例的说话人在崎岖狭窄的“道路”上，从“道路”滑下山谷用“去”，从山谷再爬上“道路”用“来”。

“去、来”可以构成一些表示时间的词语，例如：

(20) 去年~来年 去日~来日 去岁 过去 来生 来世 未来

带“去”的词语所表示的时间都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如“去年、去岁”；带“来”的词语所表示的时间都是还未到来的时间，如“来年、来生”。这是一种“人不动，时间在动”的隐喻，时间从“未来”向我们走来，然后又离开我们向“过去”走去。走到我们身边的时间就是“现在”。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时间表达是采用空间词语或空间表达方式，如“深夜、年底、从……到……、……至……”等。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采用空间方式就无法表达时间。

以上所举的空间隐喻，相互之间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例如，究竟是人在动还是时间在动？人在时间中是面朝过去还是面朝未来？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些不协调，不知道能否把这些隐喻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系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空间是人类认识时间、把握时间的基础，时间是空间的隐喻。

二、社会关系的空间隐喻

人在社会舞台上都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关系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中较有特色的是权势关系和亲疏关系。不仅在时间的认知和表达上人们使用空间隐喻，而且在社会关系及一些社会现象的认知和表达上，人们也经常采用空间隐喻。本文从权势关系、亲疏关系两个方面来讨论社会的空间隐喻现象。先说权势关系。

(一) 权势关系是地势和体积的隐喻

社会语言学把有等级差异和层级差异的社会关系，称为权势关系。如封建社会的皇帝与臣子、主人与家奴、头领与随从等之间的尊卑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长幼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等等。在这些关系中，尊者、长者、上级等处于“高势地位”，卑者、幼者、下级等处于“低势地位”。权势关系常采用两种空间隐喻：地势隐喻和体积隐喻。

权势关系常常采用“上、下、高”等空间词语来表达，“上×、高×”代表处于权势关系的高势地位者，“下×”代表处于权势关系的低势地位者^②。例如：

(21) 上帝 上苍 上天 皇上 上峰 上级 上面 上司 上层 上宾 上流社会

^① “去、来”的使用远非如此简单，就是“去、来”方向的参照点的确定也是相对复杂的。因文章主题所限，此处无法详细讨论。

^② 低势关系很少用“低”。

(22) 下级 下人 下层 下头 下面 下属 下九流 下三烂

(23) 高层 高朋 高人 高手 高堂 高位 高官 高士 高足 另请高明

作为空间意义的“上、下、高”表达的是有高差的地势关系, 上面这些词语是空间的地势关系在权势关系上的投射, 表明权势关系是地势关系的隐喻。

“上、下、高”还可以表示从高处向低处、或从低处向高处的运动。这种运动是以地势关系为背景的。“上、下、高”在与权势关系相关联的一些社会现象的表达上, 也体现着地势关系在权势关系上的投射。例如:

(24) 上报 上调 上供 上告 上书 上诉 上访 上交 上缴 上京 上行列车

(25) 下凡 下放 下台 下野 下达 下第 下乡 下基层 下行列车

(26) 高就 高升 高攀 攀高枝

低势地位者面见或结交高势地位者, 或是把东西呈交给高势地位者, 或是到高势地位者所在的地方, 或是从低势地位升迁到高势地位, 如此之类的社会行为, 都用“上×、高×”表示。如“上书”是“给地位高的人写信, 以陈述政见”; “上行列车”是“朝着首都方向行驶的列车”^①, 首都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高就”指“人离开原来的职位就任较高的职位”, 并发展成为询问他人所从事职业的一种敬辞。

相反, 高势地位者把东西交给低势地位者, 或是到低势地位者所在的地方, 或是从高势地位迁移到低势地位, 如此之类的社会行为, 都用“下×”表示。如“下凡”是指“天上的神仙来到人世间”, 神与人具有尊卑关系, 神从他居住的天上来到人所生活的凡间, 用“下”而不用“上”; “下野”是执政者被迫下台, 从高势地位到了低势地位, 故不可能称“上野”。

权势关系除采用地势隐喻之外, 也常采用体积隐喻。例如:

(27) 大臣 大哥 大官 大员 大族 大亨 大人 大腕 大人物 大丈夫

(28) 小辈 小妾 小丑 小偷 小人 小孩 小户 小人物 小字辈 小家碧玉

“大、小”表示事物的体积, 就一般意义而言, 大者彰而小者微, 因此, 将空间上的体积关系投射在权势关系上, “大×”表示高势地位者, “小×”表示低势地位者。

(二) 亲疏关系是距离和容器的隐喻

社会关系除了权势关系之外, 还有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常采用两种空间隐喻: 距离隐喻和容器隐喻。

社会距离是空间距离的隐喻, “社会距离”这个词语本身就是这种隐喻的最佳说明。距离隐喻常使用的词语是“远、近”。“近”表示关系亲近、密切; “远”表示关系疏远, 不亲密。例如:

(29) 近邻 近亲 近人 亲近 套近乎

(30) 远房 远门 远亲 远祖 疏远 敬而远之

有意思的是, “长、短”也表示空间距离, 但是不用来隐喻社会距离。原因是, “远、近”这种空间距离是以某参照点来定的, 丈量社会距离也需要有参照点。而“长、短”这种空间距离不隐含参照点, 所以不用来隐喻社会距离。

社会关系的容器隐喻, 表现在“内、外”的使用上。例如:

(31) 内部 内臣 内宾 内亲 内人 内子 内线 内政

(32) 外人 外戚 外宾 外客 外家 外公 外婆 外甥

外国 外乡 外姓 见外

“内、外”是容器在亲疏关系上的投射, “内”表示关系亲近, “外”表示关系疏远。同在容器之内的关系自然亲近, “外”隔着容器的界壁, 关系自然比较疏远。

^① 在支线上朝着连接干线的车站行驶的列车, 也叫“上行列车”。这也是权势关系的体现。

三、结语

空间隐喻的使用领域是相当广阔的。除了上面论述的时间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在对人、对物、对事的各种评价中，也常采用空间隐喻。例如，

- (33) 上等 上乘 上进 上策 上品 上流 占上风
 (34) 下等 下乘 下第 下策 下品 下流 下贱 占下风
 (35) 高明 高见 高级 高尚 高贵 高看 高强 高雅 高招 高风亮节
 (36) 低级 低贱 低潮 低沉 低劣 低能 低俗 低落
 (37) 深长 深沉 深广 深厚 深化 深刻 深情 深远 深邃 深造 深思熟虑
 (38) 浅见 浅陋 浅露 肤浅 短浅
 (39) 厚爱 厚待 厚道 厚礼 厚实 厚望 厚谊 厚意 厚遇 厚重
 (40) 薄命 薄弱 薄情 薄幸 单薄 刻薄 菲薄 鄙薄
 (41) 长处 长项 长远 长于 长足 擅长 特长 扬长补短
 (42) 短处 短见 短气 短缺 护短 揭短 短命鬼

上下、高低、深浅、厚薄、长短等隐喻，在评价倾向上具有一定的规律。一般说来，褒性评价较常用“上、高、深、厚、长”等“积极维度词语”，贬性评价较常用“下、低、浅、薄、短”等“消极维度词语”。而且还可以发现同维度词语连用的现象，如“高深、深厚、深长、低下、浅薄、短浅”等等。

此外，评价还可以采用其他空间或具有空间意义的隐喻，如“远大、久远、宽广、宽大、心胸狭窄、大方、小气、圆滑”等等。与时间、社会关系等领域的空间隐喻相比，评价的空间隐喻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涉及到更多的空间范畴和空间关系。

本文所论述的现象表明，空间是把握社会、认识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表达各种认知成果的基础。空间范畴和空间关系在人类的文化心理中，是一种十分活跃的图式，是探讨人类认知奥秘的锁钥。同时，通过对空间及其隐喻规律的认识，也有助于认识词汇意义引申、语法格式等语言现象。但是，目前我们对于人类是如何获得这些空间图式的、人们的空间图式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人们是如何使用空间隐喻的等等饶有趣味的问题，还知之甚少，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戴浩一 薛凤生主编 1994 《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桂诗春 1991 认知和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胡壮麟 1996 美国功能语言学家 Givón 的研究现状，《国外语言学》第4期。
 林书武 1995a 《隐喻与象似性》简介，《国外语言学》第3期。
 林书武 1995b 《隐喻与认知》评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刘宁生 1994 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中国语文》第3期。
 刘宁生 1995 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中国语文》第2期。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沈家煊 1994 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国外语言学》第1期。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石毓智 1995 《女人，火，危险事物——范畴揭示了思维的什么奥秘》评介，《国外语言学》第2期。
 王勤学 1996 《心中之身：意义、想象和理解的物质基础》评介，《国外语言学》第1期。
 严辰松 1997 语言临摹性概说，《国外语言学》第3期。
 袁毓林 1996 认知科学背景上的语言研究，《国外语言学》第2期。

李宇明. 语法研究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24-336.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 1999 (3): 64-68.

张伯江 1997 认识观的语法表现,《国外语言学》第2期。

赵艳芳 1995 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Lakoff, George. 1986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erous Reveal about the Mi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Langacker, R.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